

周汝昌 著

红楼梦新证

(增订本) 下



NLIC2970827672

中华书局

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 著



中华书局



NLIC2970827672

目 录

自 序	(1)
写在卷头	(1)
第一章 引论	(5)
第二章 人物考	(17)
第一节 世系谱表	(17)
第二节 曹宜曹宣	(34)
第三节 过继关系	(45)
第四节 几门亲戚	(55)
第三章 籍贯出身	(82)
第一节 丰润县人	(82)
第二节 辽东俘虏	(92)
第四章 地点问题	(111)
第一节 南北东西	(111)
第二节 院宇图说	(120)
第三节 北京住宅	(126)
第四节 江宁织署	(133)

第五节 真州嵯院	(138)
第五章 雪芹生卒	(143)
第六章 红楼纪历	(152)
第七章 史事稽年	(175)
前期(明万历二十年——清顺治十八年)	(175)
中期(康熙元年——康熙五十一年)	(221)
末期(自康熙五十二年以次)	(450)
第八章 文物杂考	(663)
一 曹雪芹画像	(663)
附 雪芹小像辨	(666)
二 脂砚斋藏砚	(671)
三 “怡红”石印章	(677)
四 曹雪芹笔山	(679)
附 程伟元画扇	(682)
五 曹雪芹词曲家数	(684)
六 “红楼梦”解	(692)
第九章 脂砚斋批	(702)
第一节 脂批概况	(702)
第二节 脂砚何人	(718)
第三节 申著作权	(734)
第四节 议高续书	(739)
补说三篇	(763)
附 资料辑录三种	(789)
第十章 新索隐	(801)
附录编 本子与读者	(848)
一 戚蓼生考	(848)
二 刘铨福考	(858)
附 青士椿馥考	(869)

三	戚蓼生与戚本	(875)
四	清蒙古王府本	(900)
	附 简介一部《红楼梦》新钞本	(919)
五	梦觉主人序本	(925)
	附 钞本杂说	(936)
六	靖本传闻录	(947)
七	“惭愧当年石季伦”——最早的题《红》诗	(963)
八	“试磨奚墨为刊删”——最早的题《红》诗之二	(971)
九	“续貂词笔恨支离”——较晚的题《红》诗	(982)
十	“买椟还珠可胜慨!”——女诗人的题《红》诗	(993)
后 记		(1016)
附 记		(1036)

第八章 文物杂考

一 曹雪芹画像

原件系册叶的两扇“对脸”叶，纸本，画像居右扇，无衬景，人物是白描法，面部手部设赭肉色。姿式是坐像，左腿平盘，右腿竖曲，右手按右膝，左手拄地；正脸，些微偏向右方。长圆面型，丰颐。有须，头顶微见发际（清代人剃发，留下额极宽）。素衫，编屨，是平居便服，或表野人逸士的打扮。画法衣褶简劲，须眉可数，神情疏秀，意致舒详，实为佳作。

画页的左上方有题记五行，文云：

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云间艮生陆厚信并识。

文后钤有“艮生”（朱文）“陆厚信印”（白文，左旋读）二图记。字迹行楷，略具欧体，亦有笔致。

这则题记是记叙曹雪芹的异常难得的文献。今略疏文义如下。

“洪才”二句，是参用梁萧琛酬和简文帝《琵琶峡诗》“丽藻若龙雕，洪才类河泻”，以及潘尼《戴侍中铭》“雅论弘博，逸藻波腾”等句意，变化而出之。洪才主要还是指文才，但也可能所包较广，例如兼指其他艺术材能，乃至“口才”（健谈，善诙谐，“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两句是画家对曹雪芹的总印象和概括题品。此类文辞，虽然例有夸饰，但毕竟也要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于此，我们对曹雪芹的杰出的文艺材能增添了一些了解。

尹望山，即尹继善（一六九六——一七七—），清代雍乾时期有名的八旗大官僚兼文士。他做两江总督不止一次，结合敦敏、敦诚等写赠曹雪芹的诗篇而考察，可以确定，尹继善罗致曹雪芹到南京（清代两江总督驻地在南京）做幕宾是乾隆二十四、五两年（一七五九——一七六〇）间的事情。这项重要资料，解决了下少疑问。例如，有很多记载提到了曹雪芹是“某府西宾”和“曾游南京”的这类意思，过去一直得不到确解和明证，现在知道这些传闻都是其来有自，不同凭空捏造（如林孝箕等弔曹雪芹诗有“依人左计红莲幕，托命穷途白木镜”等句；胡寿萱〔女〕《红楼小启》亦有“雪芹巢幕侯门”等语）。

题记的后半，谈到曹雪芹的诗格，下了“铿锵隽永”四字的品目，是包举音节和韵味而说的。最后的“风流儒雅”，表面像是在说人的“气度风致”，实则也还是没有离开文学之事，因为这是暗用大诗人杜甫咏及宋玉时所说的“风流儒雅亦吾师”的句意，将曹雪芹比为宋玉一流的人物，并贴切对他表示“钦慕”的一层意思。（附带提一下，尹诗卷六有“幕府多才罕俦匹，儒雅风流谁第一”之句。）

原件为郑州河南省博物馆所藏。据博物馆追述此幅画像来历，系收自商丘一个售卖自存杂物的人，据售者称，是他旧年买得的，当时也不甚懂得有无价值，原件旧样收存，未曾加以变改。（与此像同时售与博物馆的，尚有碑帖一册，因画像夹置帖内，所以曾有原

件是有很多“开”的册页这一传闻。)但方行先生确言他发现时是数十开册页,一色旧装,书画不一。

对于江苏松江的这位画家陆厚信,听说上海顾景炎曾根据史料为之撰一小传。肖像画家在彼时远远不如其他画家那样广泛为人称道,大抵不闻于世。画像出于陆笔,适足说明此项文物之真实可信,因为作伪欺人谋利的,总是要假冒大名气的画家,才能达到蒙蔽时人、取重当世的目的。所以,这是传世的最为可靠的一幅曹雪芹画像,画像本身并所附题识,俱甚宝贵。

关于曹雪芹这位作家的生平,我们所知极少;做幕的事实,说明了他何以有可能远游南京。尹继善和他熟识,又可以说明他有可能和尹氏诸子和女婿永璘(乾隆的第八子)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永璘素性“放荡”,不循“正轨”,被指为患有“内病”,很为乾隆所不喜,严密监视他的行动。我认为,清人宋翔凤等记载《红楼梦》是由于乾隆在某人处发现此书、注意索阅因而“删削不全”这一重要事态,就是指乾隆得知或看到永璘一类人在阅读这种“邪书”而大加注意,这就使得脂砚斋、曹雪芹在已经传出八十回书之后,再也无法往外续传了。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原著只有八十回传世(不是七十九回,也不是八十一回,即并非偶然残损之故)的真正原因。

也曾有人致疑:曹雪芹出而为尹继善做幕,这不是和他的生平不相调和了吗?这需要对于幕府制度略有了解。清代幕府人员(俗称“师爷”者是),都由“白身”“布衣”或连举人都考不取的下层文士充任,他们的身份是宾师,招请者(俗称“东家”)须厚币敦聘,待以师礼,而绝不同于“上司下属”的僚属关系(清末张之洞废幕宾制,重用科举功名为“文案”,性质始变)。因此,幕宾们虽然客观上还是为“东家”的政治利益服务,但他们并不属于官僚的范围。其次,“功名”得志的,大都是“空头”家(所以曹雪芹通过小说人物而骂他们:“亏你还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而做幕的却必须有真才实学。所以像曹雪芹,虽然只是个拔贡生,却比那

些状元、翰林、进士高明得多。出而作事，给人做做“西宾”，并不算玷污了他的生平。这一点是应当加以说明的。

因此，本项文物所提供的资料，对了解曹雪芹及其作品的若干方面来说，都非常重要。

（自此以次五则，曾刊于《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略有修订）

附 雪芹小像辨

曹雪芹小像，已发现两幅，论者认为各有问题。本文试加考辨。

第一幅传是王冈所绘，流传已久。胡适在一九六一年发表文章，否认这幅画像是曹雪芹，毫无具体论证，只说那些画后的题诗不像是给曹雪芹的，而是乾隆时代另一不知姓什么的、字号叫“雪芹”的“翰林”的画像^①。后来有吴氏撰文反驳之^②。后又获见朱南铣先生所著《曹雪芹小像考释》一文，也倾向于肯定画像的可靠性。我本来同意吴、朱两位先生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来还没有听见过和曹雪芹恰好同时的（乃至先后的）人士当中竟又有一个字、号叫“雪芹”的，不管是“翰林”也好，还是其他等类的文人、官僚也好^③。

后来，我转向于存疑的态度。因为，王冈是上海南汇刻印家王睿章之子，睿章号“雪岑”。其乾隆五年序刊本《醉爱居印赏》，即自署“雪岑老人”。那么是否存在着一个可能——即此像本系王冈或他人为王雪岑所作行乐图，而被讹传或涂改成为“雪芹”字样的？

① 胡适：《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载《海外论坛》第二卷第一期。

② 吴世昌：《论王冈绘曹雪芹小像》。载香港《大公报》一九六三·四·十九——二十二。

③ 就所知，彼时期翰林中只有一个号叫“芹村”的。皇族中有永芹，号泮庵。南方画家莘开，字芹圃。皆无“雪芹”之说。至万承风《思不辱斋全集》卷一则有“题皇三孙《幽篁独坐图》谨依自题原韵”一诗。万氏自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春初始入直上书房，集中屡见澄怀园直舍（即上书房皇子等读书所在地）以及皇六子、皇次孙、皇十一子、皇十七子等题目，则值得研究，因王冈所绘亦名“幽篁图”，且有皇八子永璘题句。但亦未闻有皇子皇孙号“雪芹”者。

这一可能，不容不估计到。当然，也存在着另外的可疑点^①，但在得见原件之前，无法作出确切判断。对此，目前不想遽下结论。

第二幅是陆厚信所绘，发现于郑州河南省博物馆。画家的题记上款是“雪芹先生”。但是也正由于所有题跋体例都不把人物的姓氏写进去，因此也有人疑心这个“雪芹先生”也不姓曹，而又是不知“姓甚名谁”的一位“雪芹先生”。

如此，则恰在乾隆三十年之前，同时出现了“三位”字、号叫“雪芹”的人，而其中两位留下了画像的恰好都不姓曹。——这事未免太奇巧了。

否定陆绘是曹雪芹的，其理由只是：在册叶中此画的对脸页有尹继善的两首题诗，而这两首诗在刊本《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题目是“题俞楚江照”。因此甚至有人得出结论说：所画乃是俞楚江“俞雪芹”，不是曹雪芹。

但是这种看法实在还可商榷。第一，据原件情况来判断，尹氏题诗和陆氏画像各居“对开叶”的左右扇，自成“单位”。裱成的对开叶，虽然相连，但照例为中间的折缝分隔，实成两幅，因此这种对开叶的两扇书画之间，不一定都有必然关系。所以不能把原件当作“一张纸”看待（一张纸，绝没有这样裱法折法），并认定尹诗即一定是题陆画的，因而也就还不能拿尹诗证明陆画者并非曹雪芹。

第二，尹诗说：“万里天空气沈寥，白门云树望中遥；风流谁似题诗客，坐对青山想六朝。”则足证尹氏原来所题的画幅，是有“云树”“青山”等景物为背景的画幅，而陆画却只是一个单人肖像，席地而坐，别无任何衬景。可见尹诗并非是为专题陆画而入册者甚明，二者实各不相涉。

第三，尹诗又云：“久住江城（刊本作‘金陵’）别亦难，秋风

^① 如，据题诗人中有那穆齐礼，上款称“姻兄”，如然，则王雪岑恐不能与那穆齐礼为姻亲。又如，据传王冈下款是“旅云王冈写”五字，这也不像是子为父作的口气。但胡适说连王冈下款也是后添。凡此之类，非待目验原件，何由措语？

送我整归鞍；他时光景如相忆，好把新图一借看。”尤足证明原来所题的画幅是“江城”的“光景”为主，即南京风物为主，而绝不是一幅单人肖像。

第四，尹氏题诗中既言“新图”，则此图作画必不是旧日陈事，即距尹氏离开南京入都时必定很近。而陆厚信的题记提到尹氏时只云“尹公望山时督两江”，殊无一字表示或流露将别的语气。亦足见诗、画并非一事^①。

第五，尹诗如真是为这里的图幅而专题的，那它起码要有“奉题某某先生小照”之类的上款。而册中的尹诗却只有秃秃的“望山尹继善”五字下款。又足证此处尹诗不过是为应求题册人的请求而随意写下的个人诗句。其所以写下这两首，揣度情理：一是因见雪芹画像而联想到自己另外题像的诗，题目略有关联；二是此两诗刚作不久，容易记起，故而随手落笔了。

第六，画家陆厚信的题记说：“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按尹继善号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按尹继善是满洲镶黄旗人，雍正进士，一生“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最后入相，卒谥文端，是满洲旗人中的一位非常显贵者。而俞楚江，名瀚，绍兴人，布衣，幼孤，寄于舅氏，不见待，赘于岳家，后流落京师，由内务府金辉荐与尹继善（后卖药虎丘而亡）——其事迹备具于袁枚的《随园全集》诗文之中。试想，这样的一位当时所谓“绍兴师爷”，半路被荐于尹氏门下，他怎么会和满洲显赫贵人有什么“通家之谊”呢？

和尹继善有通家之谊而又叫“雪芹”的，只有家世赫奕的内府旗人曹雪芹才对榫。

第七，据画家陆厚信说明，雪芹先生是“洪才河泻，逸藻云翔”，这种才华气度，和曹雪芹最为符合。袁枚在他的诗文中所描写

^① 读者宋谋场先生投函，同意此画确系曹像，并谓尹诗即题曹像，与俞无涉，解“秋风送我整归鞍”句为作诗者代拟受题者行将别去的语式。意见很新。志此备考。

的俞楚江，和他收录的俞氏作品，都不具备这种特色。因此这也绝不是对俞楚江的品题语^①。

第八，俞瀚，字楚江，自有别号曰壶山渔者^②。和袁枚熟识，袁枚屡次提到他，只称“楚江”，皆不言其竟有“雪芹”一号（沈大成、李斗，也绝不言俞号“雪芹”）；而且假使真有此号的话，那么袁枚在另一处提“雪芹公子”而且用它专指曹雪芹时，语气一定要有所不同了。——足证袁枚平生只知有一个姓曹的号“雪芹”的人，而并无两个^③。因此我们很难得出有“俞雪芹”其人的结论。

综合起来看，此画绝不容被说成是俞瀚的像。

论证既然具如以上所列，曹雪芹又恰于乾隆二十四、五年间到过南京（时为两江总督之驻地），那么这幅小像不是曹雪芹，还有哪个？

此像原件笔者目见，题记中“雪芹”二字清楚完好，绝无涂改挖补的痕迹；“雪芹”的雪字，与下文“雪鸿”的雪字，丝毫不差。纸墨印色，也完全一致，并非古董行所谓“后落款”之类可比。特别是题记小文，词翰渊雅，笔致不凡，作伪之辈，岂能有此？问题尤其在于：曹雪芹这个名字之见重，不过是极晚近的事情；一位朋友说得好：你到古玩书画铺，问翁、刘、成、铁，他知道，你要提什么曹雪芹，他是瞠目莫知所云的，在早岂能有人想到伪造他的画

① 张中行先生惠函，于此点恰为不谋而合，以为俞诗绝无此种特色。

② 张中行先生见示袁枚旧硯俞瀚书铭拓本，其下款即云：“乾隆乙酉随园居士袁枚铭。壶山渔者俞瀚书。”俞氏诗集亦名《壶山诗钞》。关于俞瀚，可看沈大成《学福斋集》卷三《俞楚江壶山诗钞序》；卷十四《俞楚江看梅诗跋》；卷二十《哭俞楚江文》；卷十四《亡友俞楚江金陵怀古诗跋》。又袁枚《小仓山房外集》卷三《俞楚江诗序》；《随园诗话》卷十三有关俞氏一则并散见他处零文；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二有关俞氏一则。偌多文献，并无所谓“俞雪芹”之说，其事尚得谓为“挂漏”失载乎？

③ 《随园诗话》卷十六：“……访之，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岩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棟亭织造之嗣君也。”吴世昌先生惠函，以为下文有“曹”字，故上文当省姓氏。拙见，若然则何不言“……可与曹雪芹公子前后辉映。曹雪芹者，棟亭织造之嗣君也”？开口径称“雪芹公子”，恐非上下文关照省略之故可以解。

像？如果是“后落款”，三二十年以来的事，那墨都浮在纸上；笔划处都会“起毛”，入眼可知。

画像不是曹雪芹而讹传附会说是的，理应澄清是非、审辨真伪，不要“错认颜标作鲁公”。画像明明是曹雪芹，也不要以真当假，压良为贱；非把有关曹雪芹的宝贵文物斥为贗鼎不可，那诚然是不止失之交臂了。

（曾载香港《大公报》，一九六四·四·五，略有修订）

〔补按〕以上皆系旧文。近年新情况有极重要者，如现藏“小照”之单位坚不承认原藏为册页（方行、黄苗子等亲见原册页为多开本厚册）而云只此一开页，然商丘胡君已将该册残存零开页出示，确证原件为多开本。二、最近商丘王长生君调查明白：已发现胡、黄、孟三位知情人，证实早年原藏主郝心佛撰写“作伪”“揭秘”之文乃受迫所为，文字亦系他人代笔。郝氏从未承认此画像为伪作。三、研者共识：尹诗无上款，系统一题全页册众多画像之词，本非专指“俞瀚”，其诗集中之标题乃后来误书。

〔附录〕

“此事的直接关系人沈同志，年已五十餘，他自小在扬州读书，原籍和先人世居瓜州镇。前一两年内他曾和至好友人谈述过：他家曾保有祖先世传珍藏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当年手画的《天官图》一幅，确为真迹。来历是这样：据他祖父上代累世口传，乾隆某年，曹雪芹因事从北京南下到南京去，取道扬镇大路，某天经过瓜州，因天气突变，封了江（慰按：即扬镇间的长江渡口封闭停航，此系解放前还常有之事），当时系因风雨、还是因大雪或天寒冰冻，已并不清楚〔汝昌按，后函说明是在秋天〕。曹被阻于北岸，不能渡江，因而需留在瓜州镇上。其时沈家系当地‘大姓’，就慕名邀请他到家食宿，热情款待，视若上宾，曹因此逗留在瓜州一个多月，宾主感情融洽。‘开江’后，曹就南下镇江转往南京去了。以后未再来过。临走前曹因感谢主人好客之情，无以为赠（身无财物，主人也断不

肯受酬)，就手画当时人家通见习挂的‘天官图’一幅留为纪念。沈家精为装裱，视如瑰宝，世代关照后人妥善珍藏。迁居镇江以后，一直保存完好。沈同志不但幼年亲闻此事，习见此画，到他‘当家’后还不时取出赏鉴。后来迷失。沈家现仍居镇江。”

按上系读者江慰庐先生惠函所提供的的一个传闻，据最后来函，纠正初说，谓实系雪芹事毕而北返之事，画上有“雪鸿轩”印文。对于曹雪芹曾经南游可作为一种参考材料。因节引以供研讨。

或疑雪芹不会去学“钱谷刑名”，如何会为人做幕宾，管“案牍”？不知清代大官幕中，诗文酬应，俱赖捉刀，画客琴师，皆在其列。“案牍”云者，不过泛言“公事”，无足异也。关于陆绘，画家谢稚柳先生以为真像可信，谓其折幅亦不能以“一张纸”论。郭若愚等诸位先生并为指出，诗集、画集中题跋之名常见错乱，例不胜举，不能执此以驳实物。按尹集正是他身后由毕沅、严长明编刊的，本非自订之本。至于王绘，据传题跋者陈兆仑等十人，其大多数是上书房诸师傅，雪芹如作小照，何以找这些“翰林公”题诗，岂不令人诧异？又闻谢稚柳先生所见的王绘，原是一立幅，题跋皆在四围边绫，此与陶心如语正合（谢云并未题明为雪芹小像）。

二 脂砚斋藏砚

小歙石砚一件，“脂砚斋”遗物，发现于四川，传为清末端方旧藏，张伯驹先生收得，于一九六三年农历新正人日特为携示，因得细观。今归长春吉林省博物馆。长约二寸半，宽可二寸许，厚约三分。青灰色。物甚精致。

脂砚斋至今不详其姓名，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艰辛过程中的一个关怀者和协助者，曾不止一次为小说作批语，乾隆当时钞本流行时期就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至程伟元、高鹗二人伪作

后四十回续书、印成百二十回本，此名并原批遂渐不为人所知。过去胡适硬说“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化名，并把“脂砚”解释成为“那块爱吃胭脂的顽石”。这件砚石的发现，根本驳斥了他的这种谬论。

砚石很小，微呈椭圆形，刻成果状，上端两个果叶左右分披，砚背刊有明代著名文士王穉登的一首五言绝句。砚右侧面刊有关于脂砚斋的铭记。有朱漆匣，盖内及匣底，均有镌刻。

王穉登刻诗全文及上下款云：

调研〔砚〕浮清影，咀（zū）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馀
润拂兰芝。（素卿脂研。王穉登题。）

字作行草体，与所见王氏手迹笔法正同。素卿指薛素素，砚盖内面刻有她的小像。薛素素号素卿，苏州人，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名倡，擅长多方面的技艺，诗、书、画、琴、箫、弈、绣等，无不工绝，有“十能”之称，能走马挟弹，以“女侠”自命；小字润娘，又善画兰竹，王穉登诗末句双关指此。薛素素著有《南游草》，即王穉登序。

“脂砚”一词，本是专用于妇女的，不作别解，有人释“脂”为“羊脂玉”的脂，指色白细润的石头，或说成是端砚的红色斑“胭脂捺”，等等不一，都是错的。如参看明末谈迁《枣林杂俎》“彤管”一条云：“（万历贡士兰溪舒大猷之妇）陆静，专工小词，以脂笔书字，落红满纸。”就可以省却许多无谓的风影之谈了。

砚石侧面刊有分书小字一行：“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使我们得知这一“斋”名别署，即因收藏薛素素脂砚而起。刻字书法和刀法都很高，系乾隆精工。

这行刻字出于谁手，有不同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即脂砚斋本人语气，是自题；一种意见则以为是脂砚斋藏砚、曹雪芹代为题记。

一时尚难遽断。笔者认为后一可能性尤大。

不管如何，此人一直不肯显露真实姓名。批小说以行世的这种行径，在当时怕受人指摘轻侮（或牵涉其他关系），隐名犹有可说；若自藏小砚，原属个人珍玩性质（即此，旧日鉴藏家也要千方百计地留下姓名，唯恐人不及知，很少例外），又非公开问世可比，而仍然如此“韬晦”，很使人奇怪。因此，脂砚斋其人的身份以及与曹雪芹的关系究竟何似，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多材多艺”的“风雅”名倡，是明代封建社会的罪恶产物，这本来不值得加以称说，但是乾隆时代的“体面”人物，却也绝不敢公然表示对薛素素之流有所“赏识”，更不要说胆敢把“脂砚”一词取为他的“斋”名了。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来看问题，才可以有助于了解曹雪芹的这位合作者的为人，绝不是一个“正统”“礼法”“道学”“名教”所能羁绊的腐俗之辈。实物的发现，或将有助于了解曹雪芹及脂砚斋协力创作的情况。

砚匣盖内所刻薛氏小像，刀痕纤若蛛丝；旁题“红颜素心”四字篆文，左下方刊小印一，文曰“松陵内史”。

匣底刊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双行十字。癸酉是万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距今整四百年，比曹雪芹时代也要早二百年。这种文物，对于我们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来说，却都要算是“晚近”的东西了。

【附记】

脂砚斋是谁，与曹雪芹究竟是何关系，其说不一，颇多争论。今亦不拟细列。但赵冈见我在不同场合、不同体例的文字中没有处处强调标出自己的看法（那样做法未免太自诩了），因此便说我“自己也渐渐不敢〔！〕坚持”我早年的旧说。看来，他连“文各有体”

也不懂^①。在诸家说法中，有“叔叔”说。现在只就此略附拙见。

张伯驹先生在收得脂砚的当年二月二十日，曾有来信提出：“我意此砚发现，似足证明脂砚斋非雪芹之叔。”我因此启发，曾撰一小文，略申己意，题曰《脂砚小记》，刊于一九六三年六月九日香港《大公报》。今摘录后幅，以备参考：

……主叔说者，盖谓雪芹恐为曹颀之遗腹子，而叔者即曹频辈也，殆雪芹之幼叔，年龄相去未远，习性亦复相近，故能同撰《红楼》。然此说之可疑点，亦不止一端，今试粗略言之。

谓芹为颀遗腹，虽有线索可循，而遗腹之生男生女，其可能性与或然率皆为对半；使芹果系颀之遗腹，则当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至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此按旧日虚岁数粗计法）芹卒，已得年四十九岁，实为五旬之人，而敦诚挽芹诗一再言“四十年华”，殊难两存。可疑者一。使颀果生遗

① 其说见《红楼梦新探》上篇页一五四。附带说明几句：对于这部《新探》作任何评论都不属于本书范围，只有涉及我个人的地方，有时“忍俊不禁”，粗粗答复一下。也不是所有涉及我的地方，都一一必答。不进行答辩的，并不等于我同意其主张与论辩方法。但此书撰者有一个怪脾气，他往往率意读人家的文字，或是故意无中生有地深文周内，把他自己误会杜撰出来的意思，写成很详细具体的一篇话，算是人家的，他又从而大肆讥评。这样做法，殊不妥当。如除去此处所引一例外，他还说我“暗示”《红楼梦》后四十回伪续书的作者是脂砚斋！读后不胜骇异，不容不一声辩。我劝此书的读者还是多核原著，勿轻信其一面之词。又如，他反对拙说“癸未卒年”，在论及我曾指出癸未年敦敏小诗代简邀他进城，雪芹竟不能至，敦诚三十整寿席上只有七人，中无雪芹时，他竟然说，“后来周汝昌自己也发现了这个破绽〔？〕，可惜为时已晚。……周汝昌只好拉上瘟神爷作挡箭牌〔！〕……但这次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陷阱，又作了一次最蹩脚的辩护〔！〕。……可是雪芹竟具有超人的医学知识与先见，早于二月底就开始避痘，足不出户。再说，如果是为了防疫，雪芹应该不让儿子出门才对。结果反而是雪芹自己足不出户，甚至连至交的寿宴都不敢赴。如果痘瘟果然在二月已开始蔓延，则敦敏敦诚就不会筹备这次聚会，大家岂不都要避一避”云云。其实，我的原文是说明：曹雪芹在癸未春，已有贫病交迫之态，应酬不起了，所以未能远从西郊来赶赴寿筵。他却把我派成是说“避痘”“防疫”。痘祸起自三四月间，是另一码事，这点我比他了解清楚。此间也绝未发生过什么所谓“破绽”，和什么“发现……已为时过晚”“辩护”这些他自己编制而来的东西。诸如此类的大套的文章，以及别种的论证等，兹不一一赘及。